

宋·楊仲良 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紀事本末

第六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楊仲良 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第六冊

紀事本末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六冊目錄

卷九十五	三〇〇七
用舊臣上	
卷九十六	三〇四一
用舊臣下	
卷九十七	三〇六七
逐小人	
卷九十八	三一一一
逐小人下	
卷九十九	三一四七
調亭	
朋黨 劉呂罷相附	三一五七
卷一百	三一七七
紹述 蘇轍罷政附	
卷一百一	三二〇七
逐元祐黨上 編類章疏附	
卷一百二	三二五一
逐元祐黨下 詔榜訴理附	
卷一百三	三二八九
臺諫言蘇軾 策題詩謗附	
卷九十	二八六五
蔡確邢恕邪謀	
卷九十一	二八八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簾 皇太妃附	
卷九十二	二九一一
講讀	
卷九十三	二九三七
求直言	
十科舉士	二九四九
聖德	二九五五
政迹	二九五九
卷九十四	二九七一
變新法	

臺諫言程頤 州洛黨并賈易附

三三一六

卷一百四

三三三五

張舜民罷司職

韓維解機政

王覲罷諫職

鄧溫伯再入翰苑

卷一百五

劉安世居諫職

蘇頌罷相 范百祿附

二蘇貶逐

卷一百六

常安民罷察院

錢總罷翰苑

常立以誣詆貶責

王珪以誣謗追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確邢恕邪謀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於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宣荅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欣懌及珪等升殿上又諭王與珪等相見珪等復前分班再拜稱謝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當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哲宗熙寧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歲也舊紀書丁巳燕羣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於御坐之側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新紀但

書侍側廷賀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崇福宮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
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
祈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
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
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
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
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

此據邵伯溫元祐辨誣及呂大防所爲呂公著墓碑大
防止稱公著不及光當考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
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
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
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
入問聖體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放宰臣王
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寢
閣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
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
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上不能言首
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惟一入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丁
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
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
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
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
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
視肯首既退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妣皆在簾下
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
則言皇太后且爲國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

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且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今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

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譏棫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起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邪一日片紙下以甚爲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

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怒又曰此事當略設備
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
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
固凶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
領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
建儲事既退乃與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
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爲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
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口縮不能先
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
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顥於殿前惇更厲聲曰已得

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柰何顓曰天下幸甚已而禁
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博京恕
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
事久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
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皇太后
諭珪等皇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
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
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
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
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

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政日再入 乙未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爲策立皇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冊文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本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

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惇當時亦必有他說結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潤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訛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豈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曉然究其真實謬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 哲宗新錄宣

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延安
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
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
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今
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猝
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
芥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
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爲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
人一日確遣恕要后侄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
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
有枕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

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
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政嘉皆賢王也公
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為
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
山陵韓鎮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
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
謫監永州酒新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恕責永州
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
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
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恕但為職方員外公繪公紀
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

抵梧今改之趙子崧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璜叔夏謫監潯州監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韓乃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為然約集議於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巳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疑張璪推筆硯紙與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為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